旅游周刊 TOURISM WEEKLY

TOURISM 荒腔走板

中国纪行(之一)

未知之地(下)

晋永权

二十世纪30年代早期，斯诺游历至昆明，看到这个边疆城市有着旧的城墙，色彩斑斓的格调，美丽的自然环境也让他陶醉。但某一天，当他驻足城门口向远方眺望时，却悲从中来："远山如黛，那里是资源丰富景物优美的地区。景色怡人，只是人看起来好像是毫无价值似的。"

刚到中国，斯诺受聘《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在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亲自安排下，惬意地享受了为期4个月的旅行："只要那八千英里铁路线可到之地，我都去了，并且极尽豪华和舒适之能事。"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而长城而东北而朝鲜，铁路线上重要的城镇，斯诺都到过。他勤奋写作，记述铁路沿线一切吸引游客的景致，彼时的中国旅行社甚至把他这些文章拿来当做"宣传品"使用。斯诺度过了一段"大受启发"和"几乎完全愉快的日子"。

1936年之前，斯诺游历之地，就是放到今天也可称作精品豪华游线路。他到过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几乎所有名胜古迹，太湖上的岛屿，西湖上的佛寺和宝塔，扬州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像，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扬州水道、游船和歌女，南京的大明城墙、中山陵与雄伟的紫金山等。

转道北方时，登泰山，拜孔庙，游孟子故里，到达北平。在长城外，他又继续在南满铁路上旅行，至沈阳、哈尔滨等地。在随后中国大规模战乱到来之前，斯诺度过了一段足以让人羡慕的好日子。

斯诺笔下，这一时期的北平城雍容华贵：

"这个城市有着金色的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澄的墙壁，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以及完美的树景。"

虽然沉浸在这般美好的境地中，但斯诺认为自己"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在初到中国的1928年年底已经完成。在中国西部萨拉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他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西北部500万人的生命。这一现今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上不见踪迹的事件，令他毛骨悚然，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把这与纳粹集中营毒气室灾难相提并论。

其间，斯诺有幸得到了一份"游历记者"的职位。美国统一新闻协会要一个没有结婚的人，这个人可以自由地在亚洲各地游历，不必理会日常新闻报道，只要报道游历经过地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虽然这个职位的薪酬较低，但斯诺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这给他提供了学习的时间和自由旅行的机会。

漫游，使得斯诺可以细密地观察眼前这"非常年轻的中国"。

随后，斯诺在"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凌驾全国之上"的上海工作，他对这个城市的认知与北平大为不同，因为这与那浮光掠影的愉快生活方式大相径庭。

"上海已经变得臃肿而腐败，很快就要为过去付出惊人的代价。"斯诺继续写道，"非常旧的事物和非常新的事物之间的奇异对照，地方场所的极端难看，以及直言不讳钱就是一切的鄙俗，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迷惑和诧异。"

斯诺还把北平与上海居住的外国人进行了比较。居住在北平的外国人大多是对中国有兴趣的研究者或学者，纯粹为了赚钱的人比较少，而上海的情形却完全相反。

在中国居住了13个年头，到1941年离开时，斯诺已由最初的兴奋、好奇，转而疲惫、厌倦，有关这里的事情，他知道了太多"严厉的事实真相"。离别之际，对于中国，斯诺有话要说："在年轻人的热情、理想和堕落颓废、以白眼看待人生的老年人之间，不可能有妥协的余地，在富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在右派专政和左派专政之间，不可能求得一致的余地。"

根据斯诺的观察，日本人入侵，并没有平息这内部之火，而是助长了它，并使之蔓延开来。他悲观地预测到，这内部之火，会燃烧许多年，会比抗战本身持续得更久。而此时的斯诺还意识到，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绝对不会宽恕他说出这些真相来。

但，真的要离开时，斯诺却心情沮丧。在香港，他无精打采地登上飞机，沉浸在忧伤与孤独之中，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感到厌倦。"我的躯体是在飞机上，但精神却留在了中国。"这13年，亚洲是他的家，而自己的祖国——"美国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回到美国后，斯诺到了亚利桑那州一个大牧场，不干事情，只是吃饭、骑马和睡觉，中国的一切都抛之脑后。"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再次成为一个无恙的人了"。

补充了新鲜而又有营养的食物过后，斯诺投入到"新的动人生活"中去了，而这被他称作"第三种生活"，一种不同于自己先前的美国生活，当然，更不同于在中国的那些日子。

日心说路标

弗龙堡大教堂

克拉科夫集市广场夜景

谁的科研成果可以当路标

TOURISM 思想之旅

张兴慧文并摄

这是一条对开双车道柏油路，路面随坡起伏，路边绿树稠密交错。汽车行驶在这样静谧的绿色走廊里，仿佛游船漂移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刚一开始，觉得美妙兴奋；时间一长，又感到急躁不安。或许是因为路途太长心里没底，也或许是因为在城市里生活太久，已不能适应这样悠长的恬静。

突然，路左边的树木缺口处闪出一块别致的路牌。但见一幅简洁图案：地球绕着太阳转，图案上方写着：FROMBORK。一股高兴加崇敬的情绪涌上心头：目的地快要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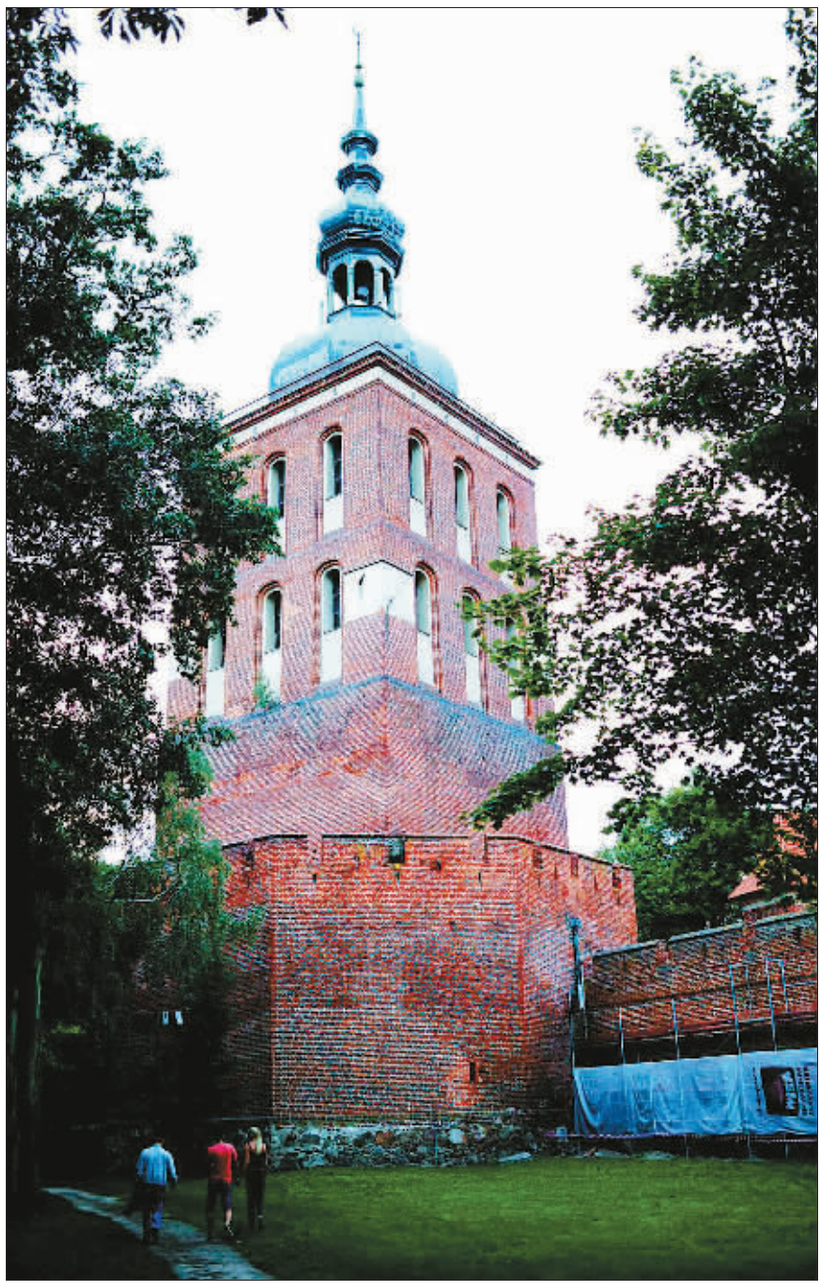
弗龙堡（Frombork），旧译"弗劳恩堡"，是波兰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它濒临波罗的海，面积不到8平方公里，目前居民尚不足3000人。

行前仓促来不及预定旅馆，只好临时到前台碰碰运气。"抱歉，全满了。"服务小姐很礼貌，一边拿起电话一边解释，"这个地方很小，只有两家旅馆。我问问另一家。"另一家也说，房子早就订完了。

弗龙堡虽人少地小，但却算得上波兰的一个"世界级旅游景点"。要问这是为什么，可例举的理由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看，这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条顿骑士团、普鲁士、德国和波兰为了争夺控制权，无数次兵戎相见，统治权在它们之间曾多次易手。从文化上看，每年夏天这里都要举行国际管风琴音乐节。世界各地的管风琴迷们都会来这里游玩聚会，尽情享受管风琴奏出的音乐之美。

但最重要的理由还是来自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年）。哥白尼是世界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曾在这里生活工作了30多年。人们至今仍耳熟能详的"日心说"就诞生在这里。

现在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哥白尼，弗龙堡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波兰小镇；有了哥白尼，它才走出波兰冲向了世界。今天，多数旅游者来弗龙堡，也是冲着哥白尼来的。他们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个"日心说"诞生的地方。


哥白尼塔

"日心说"诞生在弗龙堡，而它的创始人哥白尼则是出生在波兰的中北部城市托伦（Torun）。托伦位于维斯瓦河河畔，虽然和弗龙堡一样都建于13世纪，但却比弗龙堡大得多，是中世纪中东欧地区有名的贸易中心。

正是由于托伦是个贸易重地，哥白尼的父亲老哥白尼才从当时的波兰首都克拉科夫迁移至此。在这里，老哥白尼不仅生意做得很成功，而且还娶了当地的一位贵族兼富商家之女芭芭拉·沃特仁德为妻。出生在这样的富裕家庭，哥白尼从小便衣食无忧，可以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据说，哥白尼从小就喜欢太阳、月亮和星星。他经常仰望星空冥想，试图揭开天空的奥秘。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483年，哥白尼才10岁，他的父亲不幸染病而亡。无奈，母亲芭芭拉只好带着4个孩子（哥白尼最小）投奔哥哥小卢卡斯·沃特仁德。

哥白尼的这位舅父小卢卡斯，当年可算得上地位显赫的大人物。1489年，小卢卡斯被选为瓦尔米亚采邑主教区的主教。当时，瓦尔米亚采邑主教区相当于一个半独立的国家，主教是这一教区集宗教和世俗权力于一身的最高领导人。拿现在的话讲就是"国家领导人"，弗龙堡和托伦都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小卢卡斯对他的这位外甥哥白尼也格外看重，常常鼓励他发奋学习，将来好大展宏图。1491年，在舅父的安排下，哥白尼到克拉科夫大学（即现在的雅盖隆大学）学习医学、数学和天文学。后来，哥白尼还陆续去过意大利的博洛尼大学、帕多瓦大学继续深造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但都未获得学位。一直到1503年，哥白尼才获得了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的（教会法）法学博士学位。

有趣的是，1497年，当哥白尼还在求学的时候，小卢卡斯即为他谋得了弗龙堡大教堂神父的职务。当年，男子要想谋个好前程，要么当神父，要么去当兵。可见，哥白尼没毕业就弄到了"公务员"职位。读博士不用上班还拿工资，比现在公务员在职博士还潇洒。

1503年以后，哥白尼一直在舅父身边工作，做他的私人秘书和医生。由于小卢卡斯是半独立国家政教合一的领导人，身为秘书的哥白尼需要打理的事情可就多了。和周边国家交往时，哥白尼就是外交官；遇到语言不通时，哥白尼就是翻译；制定经济政策时，哥白尼就是经济学家。

但到了1512年，又一次"不测风云"降临到哥白尼头上。这一年，舅父小卢卡斯去世了。失去保护伞的哥白尼，只好回到一直给他保留着神父职位的弗龙堡大教堂工作。

来弗龙堡旅游，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游客一定不会错过这座大教堂。因为它就坐落在镇中心旁边的山坡上，通往镇中心的公路就从山脚下经过。大教堂建于1329年至1388年，以后不断扩建。这座用红砖砌成的哥特式建筑，今天看上去依然宏伟壮观。

在教堂工作，事务并不繁忙。于是，哥白尼便能真正静下心来开始钻研和梳理自己一直钟情的天文学。在教堂墙外，有一座高耸的箭楼。原来是军事防御建筑，哥白尼干脆搬到了箭楼上，观察天象，著书立说、吃饭睡觉都在上面。现在，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将箭楼改称为"哥白尼塔"。

攀上"哥白尼塔"顶层，弗龙堡大教堂和弗龙堡全镇尽收眼底。红色尖尖的屋顶错落有致，一看便知天主教在这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影响。极目远眺，波罗的海平静辽阔。天海相接之处，船影点点，风景如画。

遥想哥白尼当年，晚上观察神秘美妙的苍穹，白天品味如此多娇的人间美景，他的心灵一定是纯洁而美丽的。难怪哥白尼在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导言中说："如果真有一种科学能使人心灵高贵并脱离时间的污秽，这种科学一定是天文学。"

《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于1543年，是哥白尼的代表作。在书中，哥白尼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日心说"思想。为了便于非专业人士理解，哥白尼的学说大致可归纳为3点：一、地球是球形的；二、地球是运动的，24个小时自转一周；三、太阳是不动的，而且位于太阳系中心，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只有月亮环绕地球运行。

哥白尼雕像

但哥白尼的"日心说"当时并没有立刻产生巨大影响。美国科学史专家科恩在他的著作《科学中的革命》分析说，当时，哥白尼的学说并未对已有的天文学基本理论体系造造成直接冲击，而只是对实验天文学家的实践活动产生了一些轻微影响。事实上，《天体运行论》与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是密切相关的，它并没有真正构成人们可以察觉到的、焕然一新的离经叛道行为。在这两部书中，章与章之间、定理与定理之间、星表与星表之间都有着一种对应关系。

另一方面，哥白尼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发表"日心说"，本意并非要要反对天主教教义，而是要从科学上简化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约90~168年）的"地心说"理论。所以，罗马教廷一开始并不反对哥白尼的理论。

《天体运行论》出版前，哥白尼早在1514年便把自己的主要观点写成了一篇名曰《短论》的文章并四处散发。1533年，他还亲自跑到罗马办讲座，阐述自己的观点。当时的罗马教皇克莱孟七世和一些主教不仅应邀出席了讲座，而且还对哥白尼的理论表示了兴趣。事后，一位主教还给哥白尼写信，希望他尽早把书出版。

也正是因为哥白尼学说在科学上只是对托勒密学说的改进，所以"地心说"并没有马上被"日心说"所取代。直到开普勒（1571~1630年）时代，托勒密的巨著《天文学大成》一直是天文学家的必读书籍。

"日心说"理论也并非哥白尼首创，而是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约公元前310~230年）提出的。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他是的首位提倡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他认为，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已知宇宙的中心。但由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长期统治者西方思想界，阿里斯塔克斯的"日心说"一直被埋没。时光逝去了近2000年，哥白尼才重新把它发扬光大。

哥白尼及其"日心说"火爆欧洲和世界，那都是《天体运行论》出版六七十年以后的事了。17世纪上半叶，欧洲新兴民族国家的君主们日益强大。为了和罗马教廷分享统治权，封建君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组成同盟军，共同反对罗马教廷。因此，哥白尼的"日心说"被重新发掘出来反对教会认可的"地心说"。哥白尼学说和君主制相互交织在一起，联手反对罗马教廷的统治。或许正是因为哥白尼学说卷入了王权和教权的斗争漩涡，才得以风靡世界。

从科学的角度讲，哥白尼的"日心说"讲的只是太阳系里的事。到了开普勒时代，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早已超越了太阳系的范围。可以这么说，开普勒完全超越了托勒密和哥白尼；也可以说，哥白尼及其学说在被世人公认前就已经过时了。

但为什么哥白尼及其"日心说"直到今天仍这么著名呢？第一个原因是出于反对教权政治斗争的需要，许多欧洲思想家故意把已经去世的哥白尼拉出来当挡箭牌，从而使哥白尼的形象被神化；第二个原因是普通民众心中已形成了对哥白尼反叛精神的固有崇拜，难以更改。

其实，哥白尼胆子很小，甚至有些怯懦。尽管有主教和朋友鼓励他尽早出版《天体运行论》，但他自己却一直犹豫不决，害怕因言获罪。直到中风卧床，或许预感将不久于人世，哥白尼才决定出版自己的著作。当飘着书香的《天体运行论》被送到病榻前，哥白尼只能颤动干瘪的手指摸一摸自己一生的结晶。1个小时后，哥白尼安全地离开了人间。

对于我来说，就像亿万普通民众一样，不愿意打破哥白尼在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尽管夜宿在弗龙堡以外20公里的地方，第二天一早还是返回到那块画着"日心说"的路标旁，认真地给它拍了一张照片。

不管哥白尼是不是"日心说"的首创者，也不管它的理论是否动摇了神权统治。但科研成果能当路标的科学家毕竟不多，我希望这样的科学家能越来越多。

鲜为人知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TOURISM 边走边说

侯彦秋文并摄

1950年，我国开始正式接收由苏联政府移交的，在侵华战争中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当时的"辽东第三监狱"成为一所改造国内外战犯的管理所。从1950年7月至1975年3月，这里先后关押982名二战期间的日本侵华战犯、末代皇帝溥仪等71名伪满洲国战犯，以及354名国民党战犯。

历经半个多世纪，抚顺战犯管理所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惟一一处现存并保护比较完整的二战战犯羁押场所。在这里，一群曾经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侵略者，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待和人道主义的帮助。

今年9月，我参观了抚顺战犯管理所，近距离地了解了这段独特的历史。

抚顺战犯管理所占地约3万平方米，原是日本侵略者在1936年为了囚禁中国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修建的一座监狱，史称"抚顺典狱"。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接收，改名为"辽东省第四监狱"。1948年11月20日，抚顺解放，这里被东北人民政府接管，改称"辽东第三监狱"。

走进这所特殊的管理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监舍，监舍大门的两侧是木质大床铺，床铺上摆放着一床床如同军营一样整齐的军被。床铺中间放置着整齐的洗漱用品。如果不是门上的监舍标识，真以为来到了军营。

其中有一间是溥仪的临时居住室。1956年12月，李玉琴（溥仪第四任妻子）到管理所探望溥仪并提出离婚要求，管理所为缓和两人的关系，经请示上级同意，破例为他们安排了临时居住室。这间居住室现在是"改造末代皇帝陈列室"，其中有一个非常逼真的蜡像雕塑——溥仪坐在床上缝补袜子，这尊雕像是根据溥仪的真实照片制作。周恩来曾评价："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的奇迹。"

管理所在对战犯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对他们的生活给予人道关怀，随时关注每个战犯的身体状况，并给予充分的关照。151名战犯在这里配了各种眼镜。在"改造日本战犯陈列室"中有一些已经泛黄的记录册，其中包括日本战犯的个人病例册，其详尽程度让人惊讶，比如《患病人员病情种类统计表》详细记录了战犯们的身体状况及疾病分类。

其中一份公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1953年8月20日东北公安局上报公安部的《关于对日本陆军中将岸川健一手术的请示》。日军63师中将师团长岸川健一在关押期间患鼻咽癌，呼吸困难，急需实施手术摘除肿瘤，否则便要窒息死亡。但如施手术，因该犯年已66岁，又患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症，亦有很大死亡危险。请示中提出："我们考虑，如开刀摘瘤，尚可能有不死的希望，故可予开刀治疗，如何。请示。"得到上级批准后，管理所将其先后送到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沈阳军区总医院治疗，派两名看守员轮流护理，经过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并有了好转，岸川健一感动得痛哭流涕，向管理所上交了《悔罪书》。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我们对待那些曾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日本战犯是多么宽容与仁慈。陈列室还展示了管理所为战犯提供的医疗器械、各式体育用品、文娱器材等实物和图片，显示了战犯们在管理所中接受的人文关怀。

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被分期分批全部释放回国。1959年12月到1975年3月，在此关押的伪满战犯和蒋介石集团战犯也分期分批全部被特赦。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于1987年7月20日正式落成，包括"改造日本战犯陈列室"、"改造末代皇帝陈列室"、"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陈列室"等部分组成。有近100位日本友人出席了"陈列馆"落成仪式。在战犯管理所前的谢罪碑广场上，前日本战犯坂仓清、高桥哲郎及日方代表80多人敬献了花篮，表达了对当年侵略行为的悔恨。

溥仪临时住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所特殊的管理所，既是日本侵略者为镇压我国爱国同胞修建的监狱，又是我国政府羁押改造日本战犯的场所；这里既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也是改造好末代皇帝的地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